

□ 12
476
24



十三經注疏

毛詩十四

白
476
24

12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所錢文有拘那

五八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

皆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作

同。疏。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

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

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

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

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

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為

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入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

下之總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

詩疏十八之二

一

波
18
24

蕩之什

傷傷其盡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以託君王也 蕩蕩法度

廢壞之貌 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君 言其無疾威

可則象之甚 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 毛音婢益反 疾威

上帝其命多辟 賦斂也 威罪人者 峻刑法也 其政教又

多邪辟不由舊章 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 天生烝民

其命匪謀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鮮寡克能也 天之

生此眾民 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 忠厚乎 今則不然 民

始皆庶幾於善道 後更化於惡俗 烝之承反 譏市林反 鮮

息淺反 注同道 疏 蕩蕩至有終 正義曰 穆公傷厲王無

音導本亦作導 疏 蕩蕩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

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 又言王無法

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 峻刑法以威罪人 如此者 是上帝

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 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

也 元本天之生此眾民 其使人君為政化之命 以教導之非

欲使之誠信乎 言天欲使之誠信 今王以邪僻教之 故民皆

無復誠信 無不有其初心 欲庶幾慕善道 少能有其終行 今

皆化從惡俗 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 故所以傷之也 傳上

帝至辟君 正義曰 上帝者 天之別名 天無所壞 不得與蕩

蕩共文 故知上帝以託君王 言其不敢斥王 然則王稱天稱

板傳曰 上帝以稱王者 柔傳曰 昊天斥王 然則王稱天稱

帝詩之通義 而言託者 以下章不敢斥王 此下諸章皆言

知此亦不斥 故變言託耳 其實稱帝亦斥王 此下諸章皆言

文王曰 咨此獨不然者 欲以蕩蕩之言 為下章摠目 且見實

非殷商之事 故於章首不言文王 以起發其意也 辟君釋詁

文 箋蕩蕩至之甚 正義曰 蕩蕩是廣平之名 非善惡之

稱若論語云 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 洪範云 王道蕩蕩 言其無

復惡事 善事廣平是蕩蕩為善也 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

言其除去善事 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 釋訓云 蕩蕩僻

也 孫炎曰 蕩蕩法度廢壞之僻 取此箋為說也 箋疾病至

舊章 正義曰 此申說傳意也 人以財貨而生財 盡則人困

病 故知疾病人者 重賦斂也 君以刑法威人 法峻則人得罪

故知威罪人者 峻刑法也 君之於人 唯此而已 故知是此二

事也 峻者 高險之名 謂重其科禁 不可登陟 如山之陵 阪然

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為盡然之辭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

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

汝殷商曾是疆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

服 咨嗟也疆禦疆梁禦善也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禦魚呂反培蒲侯反聚斂也徐又甫垢反

好呼報反朝直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天君滔慢也箋

遙反下朝廷同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云厲王施倨慢

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惡。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嫚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

疏 文王至是力。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疆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培好勝之人

會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

壞所以傷之也。傳咨嗟至政事。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為嗟也疆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

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培好勝

解克定本倍作培培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

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

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

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

。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

篇獨畏弭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

緩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

沈湎俾書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已

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

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

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顧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

文須有足句四言會是其義為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

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會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

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為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為德，施行為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為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為之。

女殷商而秉義類。疆御不之對寇攘式。

內。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

靡屈靡究。臣垂爭而相疑曰：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或作祝詛周救反。疏。文王至靡究。毛以為文王曰：咨咨人何為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眾懟為惡之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誇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對為異言此彊禦眾懟為惡之人作此流言誇毀賢者若王

侯作侯祝。侯作侯祝。

問賢人則以此誇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為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眾懟為惡者懟謂很戾戾非一人故言眾也。此彊禦眾懟之人不但很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誇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眾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誇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為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總名故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為詛故言作祝詛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箋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為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屈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為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殷商女魚然。

于中國斂怨以為德

魚然猶彭亨也箋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

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魚白交反然火交反亨許庚反逞勅領反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疏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文王

陪本又作培浦回反徒彭亨然白矜莊以為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

作怨之人以為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為德故不

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

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

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魚然至用之。

正義曰魚然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

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為

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為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

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

至卿士。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

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

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

從卿士之列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

從式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

顯反飲酒齊色曰酒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為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沈湎

相勸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譽起連反號戶刀

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譁或一本作或號

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後皆疏文王至作夜。正

同耽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為于偽反疏文王至作夜。正

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為

耽荒如是天不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

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

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

用是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此所以大壞。箋天不至

行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

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酒為同色也。酒者人

之所為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

德將無醉是酒然而醉者
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

如蟪如沸如羹
蜩蟪也蟪蟪也羹云飲酒號呼之聲如
之方熱。蜩音條蟪音唐沸方味反蟪市延反字林云蟪蜩

俗呼為胡蟪江南謂之蟪或名之蜩蜩郭云
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
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

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
內哭于中國覃及鬼方

附近之近又如字注同
內哭于中國覃及鬼方

也不醉而怒曰哭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伏於惡雖有

時設反說文云。哭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反快市制反又

習也。好呼報反。疏。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

如蟪之鳴言其謹諱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

言其嗜奢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

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

下化之惡及四遠于初哭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劬

之此巽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

化之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

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蜩

蟪。蟪。正義曰釋蟲云蜩蜩蜩蜩舍人口皆蟪也方語不

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蜩楚地謂之蟪蜩楚辭

云蟪蜩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蜩一名蜩切字林切或作

蟪也。青徐人謂之蟪蟪然則蟪蜩亦蟪之別名耳。箋飲酒

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蜩多聲之蟲故知號呼

之聲如蜩蜩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

欲熟以羹湯非蟪之類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兮但不得

沓沓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

為上由為用言若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

。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

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

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

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德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

會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

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疏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

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

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

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為

戒自改悔乎。箋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

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

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

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

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

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為摠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

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

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顛什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撥

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

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絕竭反撥蒲未反什蒲比反

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

者何以不用為戒。疏。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王曰咨咨

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而後之而滅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為鑒改脩德教故也○傳顛仆至根貌也○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枝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巳見其根但未絕耳○箋揭蹶至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為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疏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所作為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為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

前世之惡黨為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
逝即當社口雨無正之篇鄭為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
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
為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為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
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
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
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
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
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
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
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
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
肖然。詰本又作哲亦作哲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也箋云庶人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為主
疏抑抑至斯戾。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
職主

王弼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為德之
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廉隅也若外無
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
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為
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為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
人之為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辭虐
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
抑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
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注定本廉下皆無
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
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
寧武子之行為然也○箋人密至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
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
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毛以棘為稜廉是外有廉隅
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為稜廉是外有廉隅
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
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主戾罪○正義曰皆釋詰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疆
也人君為政無疆於得賢人得賢

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
所以倡道○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
下教道同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訂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
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
施之○訂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漢音莫為于偽反
篇末今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云則疏之則○
為王同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法也則疏之則○
毛以為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
言人君為國無疆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
所以得賢則疆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
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
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為
疆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道而
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
民之為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
○鄭唯以猶為圖為異餘同○傳無競至覺直○正義曰以
得賢則疆而云無競故知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為教
也釋詁云楷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競疆○正義曰釋
言文○傳訂大至辰時○正義曰訂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

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箋猶圖至
施之○正義曰以命既道故以猶為圖既云謀定而別云
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
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
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
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
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
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
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承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
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
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
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其在子
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今典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箋云于今謂今
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
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覆若服反下覆謂覆用并
注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
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

先王克其明刑

人將傲女所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市志反傲戶教反索所
白疏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使四方順從此
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
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
不慙於今時何故弗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
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
用之手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箋與猶至之甚○
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為尊尚以覆為傾敗故云傾敗其
功德○傳紹繼至刑法○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為政
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為風
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淪音倫
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
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

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酒色解反脩爾車馬
注同又所寄反掃素報反廷音庭灑色蟹反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
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邊他歷反
沈上益反復扶又反將子疏肆皇至蠻方○毛以為上言
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疏王之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
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
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
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為惡汝當行善無相
牽率為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為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
晚夜而寐洒掃庭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為表憲文章
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
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
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唯用此以治蠻
方之外不服者為異餘同○傳淪率○正義曰釋言文○箋
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
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
之為災所以謹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

災告之今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
水之流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
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意而臣亦同之是相
率為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
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酒
灑章表○正義曰灑掃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為灑謂酒水
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章文至以
此○正義曰申傳為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為民之表
也戒之使為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酒掃之人令
掃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職
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
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傳邊遠○正義曰釋詁文
○箋當至不服者○正義曰以用戒邊當作謂兵戎備之則用
邊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別治之故知邊當作謂兵戎備之則用
故為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服以外為夷狄而
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
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為中國則用別蠻方為夷狄且蠻
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
也則六卿皆為軍將此戒將帥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

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
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
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
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
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
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畿以外為九州之
外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箋云非度也箋云
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
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
而不至之事○非度待○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嘉柔善言也箋云言謂教令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王之缺尚
能反覆之○玷丁簞反沈丁念反說文作疏○質爾至可為
胡鑑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疏○正義曰此
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
勅汝為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

急當豫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
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
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
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
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傳質成至非度○
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為
成箋以為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
之事也○箋侯君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
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
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鄉與公邑亦可以兼
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汝萬
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為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
是為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
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箋言謂至嘉善○正義
曰以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
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
此慎語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
詁文○箋王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
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
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語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

者以言失為重故特殷勤之○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

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箋云由於逝往也

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讎用也箋云

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

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子孫繩繩萬民

靡不承箋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

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靡一本作是○

疏無易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

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

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

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用善惡

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言王有善德人必

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
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敬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
行之若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教令
衆民無有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承順而奉行之教令
教令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承順而奉行之教令則天下
異餘同○傳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其舌是手
持之也○箋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
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
皇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
子之法號為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
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得往明為
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
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傳繇用○
正義曰○相對謂之繇○箋以用非繇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
以爲繇報物價釋詁云繇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
之繇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武王謂諸
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
子幼稚之稱故為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視爾友君
以上無不及矣○箋繩繩戒○正義曰釋訓文視爾友君

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輯和也箋云柔安遐遠也今
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

西北隅
謂之屋

漏覲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
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
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相息
與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
亮反注同媿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魯豆反覲古
豆反與烏報反西北隅謂之奧饌仕春反扉扶味反隱也沈
云許慎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至也箋
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疏視爾
厭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同矧由忍反射音亦疏視爾
思○正義曰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思我今視汝
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諂笑以

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之人汝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不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知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可得厭倦之思言若未疑去即厭之也○箋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爲文故爾友爲王之友爾顏爲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爲文之勢耳○傳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宮文觀見釋詁文○箋相助至之末○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爲明也上言大夫君子有過下言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布注云幕以布幄亦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

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北隅屏隱之處此祭末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徹尸薦俎設于西北戶降注云屏隱也不知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人在屋漏之處言在室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厭尸既饗之後改饌於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特牲士禮有陰厭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箋朔況至倦乎○正義曰朔况釋言文射厭

詩疏卷之二

上

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諛謂神實
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
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
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未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
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辟爾為德俾臧俾
茲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
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為民臣所善所美
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
者少矣其不為人所法也

以李
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
子念反注及下我譖同鮮息淺反少也

投我以桃報之
以李得報也投猶擲也○擲直赤反○**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
實實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

疏
毛以為王當法

度汝之所為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
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
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為人所法則言多為人所法則人有投
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
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
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觸觸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為
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為不善
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止為異餘同○傳女為至
僭差○正義曰傳解辟爾為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
為善則民善之辟爾為德是汝為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
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為至是所至之處也為人君止於仁
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
依用焉此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譖
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
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
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止○箋此言至其報○正
義曰以經之文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
○傳童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
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角者有無角
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

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言此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為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亦事既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我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柔木言緝之
也溫溫寬柔也箋云柔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為德也。荏而甚反染共音恭本亦作恭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其維

哲人告之話言
也語。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

僭民各有心
也語。

以維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

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語戶快反說。疏荏染文作話云話故言也語魚慮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疏荏染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緝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為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不信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教也。傳緝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緝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緝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故云緝被不訓緝為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為寬柔。箋柔忍至為德。正義曰以荏染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緝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緝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性故云內。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有其性乃可以為德。

言三少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箋云臧善也於乎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啟覺。於乎上音烏下音

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借曰未知亦

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掣尺世反拽也擄音西

既抱子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

如字沈音智下夙知亦同令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

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

成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

反莫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莫音慕本亦作

慕與疏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教於乎此

音餘疏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

攜擊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又非

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教導

之孰而不可啟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

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

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

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

成今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萬民至知故○正義

曰王為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

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

曰未知冀其長大有失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冀

王有晚成之意即又解之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夢夢我心慘慘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然惻其自恣不用忠臣

○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惻音素

後皆○疏傳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

同○疏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

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愠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愠然則慘慘

者憂愠憔悴之貌故為憂不樂也○箋孔甚至忠臣○正義

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為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

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

而不入故知訴其○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

自恣不用忠臣○

覆用為虐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

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諄字又作諄之純反又之

閏反說文焯蒼竝云告曉之熱藐美角反爾雅云悶也聆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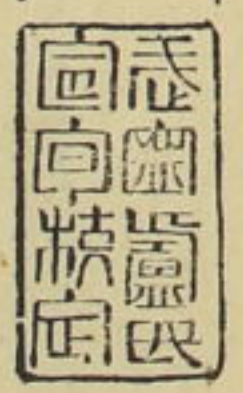
○零○疏傳藐藐然不入○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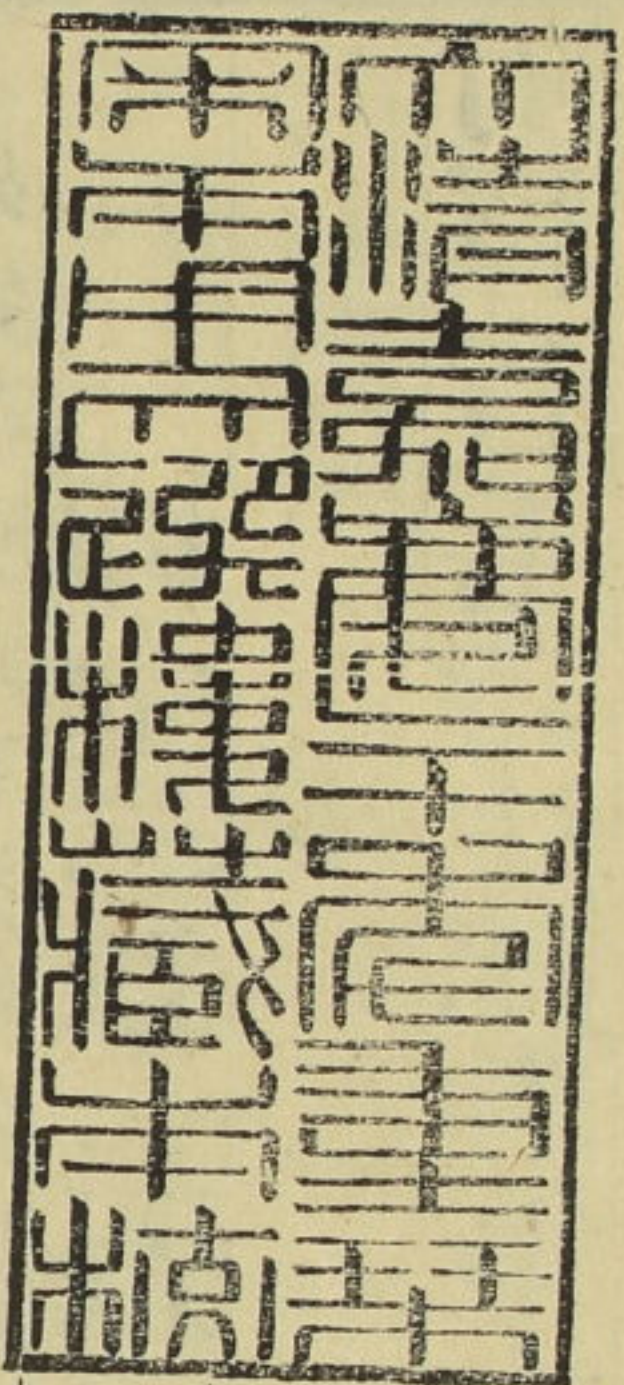
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悶

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耄老也不受之言者憂悶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耄莫
報**疏**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為述也亦為自
反也報箋以聿為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
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
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也○**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
及之是耄則無智也○**我謀庶無大悔**也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箋云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
兵寇將以滅亡○曰喪上音越下息浪反韓詩作聿
喪○**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箋云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神
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置
盡而大困急○忒他得反遹于橘○**疏**於乎至大棘○正義
反邪似嗟反行下孟反置求位反○**疏**曰自上以來諫王之
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
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己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

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
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
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譬
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為政當如昊天之神寒暑
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為無常而邪僻其
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為是故而諫
王也○箋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
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黃中栻栗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蕩

峻刑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峻字亦作峻正義云峻者高險之名是其本作峻字

其政教又多邪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辟誤僻案僻者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曾是掊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掊克蒲侯反聚斂也又自伐而好勝人也徐又甫垢反正義云

自伐解倍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即倍也考自伐而好勝人乃傳義正義所論自矣釋文作掊與定本同以為聚斂則非

自伐解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掊當作倍

四言曾是

明監本毛本同案閩本自此曾是起至下以言汝與是力是字止并三行爲二行初刻脫

一行而剜添也凡閩本初刻誤而剜添是者依十行本所按補明監本毛本即不誤矣今多不悉出

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
已誤也案日字是也正義云故知日日為之也是其證

以祝詛求言閩本明監本毛本言作信案所改是也

懟謂狼戾閩本明監本毛本彼作狼案浦鏗云當彼字

吞女殷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咨字下浦鏗云脫嗟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補通志堂本盧本盧文昭攷證云

詩亦作容或有作者譌也按盧按非是釋文按勸云閉門不出客者如陳遵投轄井中是也初學記引韓詩曰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涵下句奪客字魏都賦沈涵千日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與初學記同而譌奪不可讀賦文沈字誤為流注客字誤為容

式號式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或一本作或號或呼考正義云用是叫號用是謹呼是正義本

作式字

女既過沈涵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耽涵本或作

又云汝乃自耽此酒是正義本亦作耽下文云汝沈涵如是當是後改也上箋云有沈涵於酒者是乃過也釋文不為作音或其本但作有涵。按漢人浮沈字作湛今本箋作沈乃淺人所改耳經文載沈載浮亦決非古本

釋蟲云蝸蝓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蟪下浦鏗云

顛仆沛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仆也作音是其
毛本不誤

揭見根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揭下云

言可見正義云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又云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標起止云至根貌是正義讀見如字又見在根上與釋文本不同也

○抑

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衍字是也

如矢斯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女雖湛樂從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樂下旁添克字案添者誤

洒掃庭內小字本相臺本庭作廷唐石經初刻庭後改廷案釋文云廷音庭唐石經改依釋文也正義中字皆作庭或其本作庭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如著斯干小旻有瞽等皆作庭

故復戒將率之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率作帥案釋文云帥本或作率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考箋每用率字正義每用為帥字而說之當以或作本為長

沈上益反補通志堂本盧本同盧文昭考證云宋本作土益當是也案小字本所附亦作土不誤

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閩本明監本射誤財毛本不誤案浦鏜云射誤射非也劉

達注吳都賦引亦作射是其證射古之榭字九經古義論之詳矣

質爾人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又云故令質爾民人也是其本人民作民人郭璞注爾雅引詩質爾民人與正義本正合說苑引告爾民人鹽鐵論引誥爾民人皆即此經也當是唐石經誤倒如有狐序之比也

鑪音慮同補通志堂本盧本無同字案此誤衍也

謂非常驚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當警字誤是也

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考文古本已作改采正義

物善則其售賈貴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則售市又反一本作讎謂讎物價也正義云

寺元六之一交切已

三

故以為讎報物價與一本同考讎即售也古今字耳釋文正義以為有分別者非考文古本作讎采釋文正義萬民靡不承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靡作字段玉裁云依釋文一本與箋合

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女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皆脇肩諂笑

相臺本同小字本諂作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諂字誤也餘同此釋文云胎本又作脇正義本是脇字

言其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近之也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正義云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標起止云至其近是其本與一本同

尚不愧于屋漏

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愧字皆作媿是其證箋不慚媿於屋漏有神唯毛本譌作媿耳何人斯經用媿字此不畫一之例

而靡隱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靡當作匪說文五經文字皆在厂部爾雅不誤此釋文亦誤為靡詳後考證正義中靡字十行本皆未誤

靡扶味反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靡作匪案所改是也字書此字皆從厂釋文當本如此作寫者轉譌耳

此言王朋友不思

補案思當忠字之譌毛本正作忠

相助慮也俱訓為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慮當作勵是也清廟及雍二正義

引皆作勵可證

不僭不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譖本亦作僭子念反差也注及下我譖同正義云譖毀人者

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是正義本亦作譖字今標起止及其餘僭字皆合併後依經注本所改也考譖僭古通用字此借譖為僭耳不必如正義所說也巧言云僭始既涵瞻仰云譖始竟背柔柔云朋友已譖及此不譖我

潛箋皆云不信也毛巧言傳云僭數也乃以僭為譖之假借
瞻仰無傳者同彼為數也柔柔無傳者同此為差也又那傳
云不僭不濫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意亦同此為差鄭不異毛
合而觀之可得其證矣柔柔釋文譖本亦作僭瞻仰釋文同
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
本明監本毛本信誤僭案不字當
重僭不信也不信不僭也脫去一不字遂又誤改信字
耳

彼童而角

毛本角誤覺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童羊譬皇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皇作
王考文古本同案王字是也正義可證

此人實竇亂小子之政

補案竇當作潰正義可證

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
故至於剗添者一字當是云字

誤剗作以喻也

忍音刃本亦作○

補通志堂本盧本○作刃案刃字是也

告之語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告之
詰話詳下

話言古之善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告之語言下
云話言古之善言段玉裁云當作詰話

古之善言也前慎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詰話古之
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字分訓而相蒙如此釋文云說文作
詰蓋說文稱毛詩告之詰話陸氏所據說文詰字未誤而
話字亦已誤為言矣

語賢智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智作知
案知字是也

於呼小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呼作乎閩本明監本毛本
同案呼字誤也

此言以教道之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孰
誤孰正義中字同山井鼎云似屬下句

讀者誤

亦以抱子長大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
監本毛本以作已案所改是也

不幼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小作少案
少字是也

皆持不滿於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無誤

冀其長大有失

補案失當識字之譌毛本作識

我心慘慘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慘慘七感反正義云釋訓云慘慘愠也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

慘慘與唐石經同也此以韻求之當作燥燥見白華

匪用為教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用為誤倒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二

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疏字良夫。芮如銳反國名。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入句下八章章六句。箋芮伯至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號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軍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苑彼桑采其下侯甸捋采其

劉痍此下民

興也苑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燦而希也痍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苑然茂盛謂

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將采之則葉爆
燥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燥燥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
臣恣放損王之德○苑音鬱注同又於阮反旬如字又音荀
與力括反注同煥音莫陰於鶴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
巢同音剗下同燥本又作樂或作落同音洛郭盧角反
濡而轉反庇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芑同被皮寄反
殄心憂倉兄填兮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箋云殄絕也
○倉初亮反注同兄音況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注同本亦作況填音塵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天
斥王者也箋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疏○苑彼至我矜
大而不可矜哀下民怨愬之言○倬陟角反○毛以為苑
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苑然茂盛於此之時人
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將而采之其枝之葉
剝然爆燥而稀疏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
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
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害
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
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兮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
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彼

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為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
為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為愬之上天
為異餘同○傳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
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
釋詁云毗劉爆燥也舍人曰毗劉爆燥之意也木枝葉稀疎
不均為爆燥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疎爆燥也劉者葉之
稀疎爆燥之意故云爆燥而稀也瘼病釋詁文○箋桑之至
之德○正義曰箋以苑彼將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
始生時爆燥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燥
謂苦於炎熱也將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恣
損王非王太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
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為惡故歸咎於臣以刺
君耳○傳倉喪至填久○正義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況訓
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為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
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
義殄絕至久長○正義曰殄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
之道有喪亡之道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茲益久長故憂不
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
道滋益久長也○傳昊天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箋
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箋

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類副成上文故為行此禍
害比比然。傳疑定。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為

也。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行此輕
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

行當何之往也。蔑音滅疑魚。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陟反復扶又反下不復考慎同。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謂疆厲惡梗病也箋云君子
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

梗不止。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鬪之爭下同。疏傳
病。正義曰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憂心慙慙
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耳。憂心慙慙

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
定處。字居僂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
反本亦作宜。懸於中反樊光於謹反爾雅云憂也俾都但

同卒尊忽反。多我觀瘠孔棘我圉。病也圍當作禦
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疏。憂心至我圍。

事。瘠武巾反一音昏注同圍魚呂反。疏。毛以為上言不
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殷殷

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
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

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
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

甚也。鄭唯圍為禦寇為異餘同。傳字居僂厚。正義曰
屋宇所以居人故字為居僂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
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僂音同也。箋此土至之言。

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
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為詩人廣念天下傳

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圍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圍垂
邊垂也孫炎曰圍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
也。箋瘠病至之事。正義曰瘠字從病而以昏為聲是昏

忽之病箋讀圍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
垂於文不足故為謀為甚亂況斯削。為軍旅之謀為
以為禦寇之事。為謀為甚亂況斯削。為軍旅之謀為
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告爾憂恤誨爾
言其所任非賢。慈音祕削相畧反。告爾憂恤誨爾

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

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濯，直也。反語魚。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疏。為謀至及溺。正義曰：禍難。難乃且反下患難同。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愍慎。正義曰：釋詁文。箋。女為至非賢。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曰：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為人所陵，故為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

難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

遡鄉僂也。莽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

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箋。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為君臣俱陷於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為君臣俱陷於難。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遡鄉僂也。莽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之為政見之使人。嗚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遡音素。僂音愛。莽字又作逆。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拊。同。遡音素。僂音愛。莽計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齋。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齋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吧烏合反。令力呈反。食

不能治人者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食於人音嗣疏如彼至維好。毛以為王不任賢政教暴虐
與愛代食疏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
者而巳疏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也。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
於虐逆於人心之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
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
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
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
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
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
四句為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客畜及聚
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
此居家客畜之人。維以為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
以為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優也。至天祿。正義曰。肅進
優也。釋言文孫炎曰。心也。郭璞曰。鳴也。短氣也。并使釋詁
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吧也。郭璞曰。鳴也。短氣也。并使釋詁
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
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
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

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
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
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箋肅進至害財。正義曰。肅進
逮及皆釋詁文。吧者風也。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謂喘息
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
能用善。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
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
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莽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
畜。為進惡。故以家畜。為居家客畜。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
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客畜。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
斂之事。而用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
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
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
力於民。為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
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出於人。謂出其賦稅。養食賢

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特公作威微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畜聚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聚不言聚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箋此言至而已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貢好之也傳於上文既與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然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

哀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災。○同音通本又作恫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遙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疏至穹蒼。○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災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爲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害之事降此蝨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斂種之稼穡莫不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以致兵亂可哀痛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盡皆空虛是深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有欲眾力一心共諫爭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乎。○箋滅盡至盡病。○正義曰滅盡釋詁云蝨食根曰蝨食節曰賊釋蟲文卒盡痒病亦釋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灾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正謂蟲灾爲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摠五穀也。○傳贅屬至蒼天。○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釋天云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爲贅婿亦此義也穹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箋恫痛至此災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箋恫痛至此災。○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眾也故知靡

有旅力責朝廷曾無眾同力諫爭念天所為下此灾也眾力則非一人所能故揔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也相質也

云惠順宜徧猶謀慎戒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徧音遍下

同行下孟反下荼毒之行悖逆之行民之行皆同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箋云臧善也彼不施

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彼不復者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彼不復者

宣猶○肺本又疏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徧音遍下

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已為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眾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眾

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為異餘同○傳相質○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惠順至之審○正義曰惠順宜徧釋言文慎誠釋文以相為相導之相故為助也秉訓為執猶訓為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眾假使眾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正義曰臧善釋言此經之能如此也○箋臧善至宣猶○正義曰臧善釋言此經之順猶上惠也○箋臧善至宣猶○正義曰臧善釋言此經之自以已身獨有才智謂眾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言此人身多其實不賢專已為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已賢若使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已為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已賢若使實非善人信其諛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為善人不如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臟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為善人不如行其心之所欲但所不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臟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為善人不如猶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得瞻之意當有民人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眾是不宣猶故箋隨文所反

而引以譬之故 瞻彼中林 雉其鹿朋友已諧不
胥以穀 性善也 視彼林中其鹿相羣 耦行性然 衆多今朝
廷羣臣皆相欺 皆不相與 以善道言 其鹿之不如 〇 姓所中
反聲類云 聚貌 諧子念反 本亦作僭 相輩一本作相 配音
佩卒 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 迫窮也 箋云 前無明君 却
章同 本作罷役 〇 疏 瞻彼至維谷 〇 正義曰 此責臣不相信 命百
罷音皮 〇 疏 姓困窮 言視彼中林之處 乃見性然 衆多
者是其羣 鹿乃走獸 猶以其類相善 羣偶而行 以喻朝廷
羣臣亦當以善相與 共處官位 何為今汝羣臣朋友皆以此
僭差情 不相信 不肯相告 以善道者 是乃鹿之不如也 既政
惡如此 上下有害 古之賢人 亦有言曰 無道之世 其民前無
明君 却迫罪役 其進與退 維皆困窮 此即今時是也 〇 傳 姓
衆多 〇 正義曰 姓即說字 說羣聚之貌 故為衆多也 〇 胥
箋譜不至 不如 〇 正義曰 說字 說羣聚之貌 故為衆多也 〇 胥
相釋 詰文以猶與者 解以穀之義也 穀善亦釋 詰文事有相
對勢有相反 言朋友不信 不相與善 道則鹿之性 性者為相
親善矣 故言鹿相輩類 偶匹為相親善之意 羣臣皆相欺 背

不相與善 是則不能性性 故言鹿之不如 〇 傳 谷窮 〇 正義
曰 谷謂山谷 墜谷是窮 困之義 故云谷窮 〇 箋 前無至故窮
〇 正義曰 人君是施政之本 民心所向 故以為前罪役是既
施之後 民心所畏 故以為却以此故 進退有窮也 王肅云 進
不遇明君 退不遇良臣 維以窮箋 不然者 以臣之佐 維此
君共成其惡 不宜分之 為二故 以施政本末 為進退 維此
聖人瞻言百里 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瞻言百里 遠慮也 箋
云 聖人所視而言者 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 有愚闇之人
為王言 其事淺且近 耳王反迷惑 信用之而喜 〇 覆 芳服反
下及注 除覆蔭字 皆同 狂王 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〇 箋
居况反 鄭求方反 為于偽反 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〇 箋
胡之言 何也 賢者見此事 是非非 不能分別 皂白言之 於
王也 然不言之 何也 此畏懼 犯顏得罪 罰 〇 別 彼列反 皂在
早 〇 疏 維此至 畏忌 〇 正義曰 此又言 王親愚遠 聖而賢者
反 〇 疏 不敢言之 維此聖而 通知之人 其所親視 而言者 乃
遠知於百里 之事 而王不寵用 之維 彼愚而蔽闇 之人 其所
觀視 而言者 乃遠不過 知於分寸 之維 彼愚而蔽闇 之人 其所
用之 賢者 見王如是 實能辯其善惡 非是言之 不能其實 能
辯言之 而不肯言之 者 何乎 此乃畏懼 犯顏得罪 故不敢言

詩卷之三

九

之刺王寵愛愚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

顧是復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

賢者而愛小人迪疏傳迪進正義曰釋詁文箋國

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覓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爲二也

故亦分爲二維顧小人不求進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

苦毒之行相侵暴愠使然茶音徒愠紆運反疏

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

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茶苦葉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

故此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爲此

非民之本性乃由愠恚王者使之然也大風有隧有空

大谷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毛

如字鄭音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

泰隧音遂中垢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

垢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垢

反古口疏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乃

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

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

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

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

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

傳隧道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箋西風至其性正義曰西

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

以下文說良人不順之人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

傳中垢言暗冥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

言暗冥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敗伯邁反注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
同應德對之應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疏大風至我悖○毛以為大風
其敗類之驗○悖蒲對反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為
為也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為
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為悖
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類為等夷為異餘同○傳
類善也○正義曰釋詁文○箋類等至傲之○正義曰箋以
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為等夷謂
尊卑齊平朝廷之人札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
卑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
典法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
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答之見誦詩
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
古樂唯恐卧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
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為皆效君上故云居上位
而行此人或效之或者容其不必盡然○箋居上至之驗
○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
用善竝皆用惡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為悖逆

之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
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為敗類驗
者以善人與惡人為類善人欲教人為善善人欲教人為善
今惡人教人為惡是善者敗也故為敗驗嗟爾朋友予
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云嗟爾朋友
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
猶鳥飛行自恣東南西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
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得誅女也○問如字又音閑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
謂啟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陰鄭
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
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稼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難乃
且疏嗟爾至來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
反疏貪人嗟乎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
者為惡與言已知其惡也為惡不已如彼讎飛之蟲恃其羽
翮之力自恣東南西北有時亦為弋者所獲言貪人恃此詐
偽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
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行汝何為反於我來嚇

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箋嗟爾至誅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拘制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聞。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其罪告王使誅之也。傳赫炙。○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為之意故轉為嚇與王赫斯怒義同。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本誤也。民之罔極涼善背。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酷口毒反。民之回遁職競用力。○民之至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嗟反。疏。民之至毛以為上既為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為此無中和之行主為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

使之然在上行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力為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上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所以邪僻主由為政競逐。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民故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同。傳涼薄。○正義曰涼者薄之。號多涼德謂號君薄德是涼為薄。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謂民所主為則下云職競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職主至欺違。○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善其事曰工故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端。○正義曰釋言云競逐強也俱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即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今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民之未戾職盜為。

寇

戾定也。箋云：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令力呈反。

涼曰不可覆

背善詈

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距已諫之甚。詈力智反。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箋云：予我也。女雖舐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

歌女當受之而改悔。疏

疏

民之至爾歌。毛以為由上非。舐距都礼反距或作拒。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

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為寇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為，汝雖言曰：此惡政非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傳戾定。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為止，是戾得為定。毛以賊盜為寇，為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八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

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仍而升反撥半末反行下孟反銷音翦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疏雲漢八章章并篇末注同見憂並如字徐憂於救反。疏十句至是詩。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已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

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為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喜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為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倬彼雲漢昭回于天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惕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薦重臻至也箋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饑音

飢又音機饉其斬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靡神不舉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殺我與同

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之神圭璧又已盡矣會

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為于偽反下為疏倬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

早同聆音零。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

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為天所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飢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

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悛牲物又

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會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箋雲

漢至候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是天河河水光

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

傷地之無雨宜王意在天河故作者持言焉。傳薦重臻至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飢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臻至釋詁文○箋辜罪至重至○正義曰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飢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飢饉之害復重至也○箋言王至雲雨○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其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帝皆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祀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摠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

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謹告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魯不罪已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為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遇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煙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禋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於夏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祭於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禱禱有用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為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

雷聲尚殷殷然。○大音泰徐他佐反。下大甚。竝同。蘊紆粉反。本又作溫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蠶。云熏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焯。音徒。東反。殷於謹反。或如字。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不殄禋祀。

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莫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為旱故祭。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莫徒薦反。瘞於例反。埋也。索色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徧音遍。后稷不克上帝。

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早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耗呼報反。韓詩云惡也。斁丁故反。說文字林皆作殛。王之辭言天雨不降。早勢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熾熾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絮敬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

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玉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鄭唯不克不臨為異。餘同。○傳蘊蘊至而熱。○正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蘊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熾熾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以蘊蘊貌狀直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夫同。蘊平。常之熱。蠶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蠶蠶。薰也。郭璞曰。早熱。薰炙人也。○箋。隆隆至殷。殷然。○正義曰。以雷雨相將。嫌早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雷雨取殷。其雷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傳。上祭至祭之。○正義曰。郊為祭天。即此上也。上既為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解靡神不宗之意。○箋。宮宗至徧至。○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為宗廟也。祭郊祭廟。不以同日為之。而云自郊徂宮。為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

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
其餘羣臣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
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
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
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
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
○箋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
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爲刻刻削所以記識
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斃是毀敗之義故爲敗也不
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
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絕之義也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
失也箋云黎眾也早既不可移去天
下困於飢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孑雷震近發
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
病也○推吐雷反注同兢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郭五荅
反寔音庭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子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

上勇反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
下同

摧 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早餓殺我與先
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苦困之
辭○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 **疏** 早既至于摧○毛以爲
雷反又子雷反鄭作唯子雷反 **疏** 宣王言旱熱已太甚矣
不可令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飢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
怖業業然而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
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
之眾民無有孑然得遺滌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飢
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
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
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于言民
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
祖不助已則先祖之文宜在胡本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
耳○鄭唯以于摧爲嗟嘆告困著之辭爲異餘同○傳推去
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訓云兢兢戒
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云孑然獨之
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
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黎眾至餓病○正義曰黎

詩疏十八之二

眾釋詰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眾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
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
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者
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推至。
正義曰釋詰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
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箋推當至之辭。正義曰箋以
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推為唯唯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
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
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為不助我恐懼使天
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
即呼嗟告困故先祖與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
于唯共句為文勢然

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却止熱
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天
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昌反炎于廉
反本或作燠音同近附近之近此音祕又必二反本亦作庇
本亦作廕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

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箋云百辟
卿士零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

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疏

旱既至忍予。正義曰宣王
旱既至忍予。正義曰宣王

○辟音壁下同零音于祭名
○辟音壁下同零音于祭名
○辟音壁下同零音于祭名

郊之矣故使旱之為勢赫赫然氣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
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旱熱之甚以此之
故令多大眾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
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
明神古者有德之羣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
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為民之父母者先祖文
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
不為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傳沮止至死亡。正義曰
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為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為旱氣釋
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為熱氣也命者
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
斷故為民近死亡大者多眾之辭故箋以為眾民之命。傳
先正至父母。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又與羣公
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為民父母但他人
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為父母於周則為先祖故
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為一

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
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
此唯文武耳。箋百辟至天雨。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
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
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
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
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
舉眾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羣
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
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
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
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
魁為虐如憐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
無木川無水魁旱神也憐燎之也憚勞熏灼也薰云憚猶畏
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魁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
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滌徒
歷反魁蒲末反憐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樊
同扶云反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
作燠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燠子消反難乃旦反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會將使我心遯遯慙疏我既至
愧於天下以無德也。遯本亦作遂徒困反。疏我既至

毛以為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
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為此虐
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焦枯如炎之熒燒如火之焚燎然也
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為火所熏灼於已
以旱熱之極又告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為火所熏灼於已
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
媿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媿。鄭唯以
憚暑為畏懼此暑為異餘同。傳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
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為
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
之故知旱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
上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灾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
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
故以憐為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憐如焚憐勞釋文毛讀為
憚丁佐反故為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為灼也。箋憚猶

詩經卷之三

克

至至極。正義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為憚。徒旦反。憚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為加增於前。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憊不知其故。箋云：瘖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黽勉，忍反。又音溷。瘖，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疹，恥吝反。云重也。憊，七感反。曾也。禱，丁老反。或都報反。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箋云：悔，恨也。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祀本或作。疏：箋瘖病至此害。明神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疏：正義曰：瘖字從病類，故為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灾，多由政失，故言曾不知。

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箋我祈至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是也。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除祭事，不縣膳夫。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鞠居六反。疚音救。本或作欠。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餼。施氏反。本又作弛。同。縣音玄。餼許氣反。長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反。報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能也。箋云：周當作賜。王以諸臣困於食，人賜給之，權救其急。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瘧。爾雅作悝。竝同。王曰：瘧。疏：早既至何里。毛以爲上言訴不得雨，此言殺病也。疏：早既至何里。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

詩疏十八之二

早

臣宜且離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窮
紀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
困哉汝眾官之長飢病哉汝眾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
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調救其百姓
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調救而止不為者以此
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
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使我於汝眾臣無人且知其憂
愁得釋○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眾臣無人且知其憂
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無不能豫止而不調給言王竭
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為餘糧也餘同○傳歲凶
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終
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終
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
成熟也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目於此之時則趣馬
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
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
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
穀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
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

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
秣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摠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
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摠辭而其凶有大
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飢三穀
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飢三穀
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
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
兵故令強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
之者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強之者施謂
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
年旱左傳稱滅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
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
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
曲禮注云為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
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
歲猶云用一日是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
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
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
杜子春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
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

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
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之不盡味
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之
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曰日殺之耳非是常不
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去圍獸是凶
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圍獸是凶有六
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
樂也。箋人君至勞倦。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
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為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
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能如
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眾官之長者周官三
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疾病釋詰文經言鞫哉庶正是摠言
羣臣又言疾病哉乃歷數其人疾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
下亦是庶正故箋摠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
於食故以此言勞倦之以早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
為深閔之辭。傳周故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
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
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
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
敵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至豫止。正義曰

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為調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
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為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為
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亦賜
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思於臣也。箋里憂。正義
曰釋詁文彼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
作悝音義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
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嘒眾星貌假至也箋
眾星順天而行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
行不休無自羸緩之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
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嘒何求
呼惠反假音格沈云鄭古雅反羸音盈幾居豈反。嘒何求
為我以戾庶正。戾定也箋云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
職事。為于。瞻印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曷何也王仰
偽反注同。瞻印昊天曷惠其寧。天曰當何時順我
之求命我心安乎渴雨之至。疏。瞻印至其寧。毛以為上
也。得雨則心安。令力呈反。疏。閔羣臣同恤此又勸以終
之。宣王以早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
眾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

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然者多大眾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為我欲存於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為此眾官之長以其為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自安定王既勸羣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為王既調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意成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無極無自贏緩之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去天無贏助我求雨無得解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眾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即解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傳嘒眾至假至○正義曰以嘒文連星故為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命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箋假升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為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故知見眾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

言無棄爾為戒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我也又解助已求雨所以得為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箋使女至職事○正義曰此眾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安定汝眾官之長憂其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中清若水周車器
末市有翠樓藏中枝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桑柔

桑之柔需

補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釋文技勘云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當是本作便也今考集韻二十八獍云輒亦作需濡通作與濡字本此凡從與之字多轉而從需故此釋文以而轉反音濡字也。按與需之音分別詳段玉裁說文注

箋云桑之柔需

補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段玉裁云當是本作便也

人庇陰其下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庇本亦作芘同考芘字是也采薇箋云腓當作芘雲漢箋云言我無所芘陰而處是鄭自用芘字也

之害下民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侵

釋言云旬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旬當作洵下文引李巡注不誤

今茲益久長

補案茲當作滋

頻猶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止十行本初刻比剗改止案止字誤也

以比兵窮灾害民之餘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窮當作寇

比比然○傳疑定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移傳疑定以下至故為定也二十字於下章中是也

憂心慙慙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慙慙作音是其本如此正義云其心殷殷然是其本字作殷考

北門經作殷正月經作慙北門釋文云本又作慙同

正義曰瘖字從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疒當疒字誤也

亂況斯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況字當作兄上經云倉兄填兮傳兄滋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此

無傳箋云而亂滋甚皆承上也倉兄釋文云本亦作況亦與下互為詳略耳唐石經上作兄下作况非也

禮亦所以救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救誤忠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

如彼遯風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愬後改作遯案初刻非也李善注月賦引作愬當是三家異字石

經誤用之耳亦所云字體乖師法也

亦孔之僂

毛本孔誤恐明監本以上不誤

好是稼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

穡本亦作齎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齎也尋鄭家穡

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云箋不言稼當

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依此是毛鄭詩本作家齎王

申毛乃為稼穡耳正義每取王為傳說故其本作稼穡而唐

石經以下從之段玉裁云改稼穡者非也見下亦見經義雜

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云力民代食無

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

因曲為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齎

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

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於字毛本同明監本初刻有後剗去案無者是也釋文可證

鄭云吝穡也補通志堂本吝誤名盧本作吝嗇按音字是也

不能治人者出於人閩本出作食明監本同剗去於字毛本無案食人是也十行本出於人剗添者一字

明是責王之貢好之也補毛本貢作貴案貴字是也

滅我立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滅後改滅案初刻誤也

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朝廷下以者與作音是其本此箋有二字也但其何屬未可考

說文作蠹補通志堂本盧本蠹作蚤盧文昭考證云古本蠹作蚤是也說文乃作蠹今正文作蠹遂接改

說文案釋文按勘記云其說誤甚說文蠹部蠹是蠹蠹字非蠹賊字不得云說文乃作蠹也蚤字雖不見說文蠹部蠹字下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其字作蠹轉寫失其形作蠹蚤皆非是

同音通本又作恫補案同當作恫釋文按勘云通志堂本盧本同作恫恫作痲案所改未是當是釋文本此經字作恫與唐石經以下各本不同耳小字本所附上恫下恫乃順正文改易耳

滅盡釋詁云補案云當作文

穹蒼蒼天釋天云補案云當作文

故民所繫屬唯兵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故疑衍字是也

慎戒相助也閩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戒作誠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據下文考誠之語古本似是是也正義云慎誠釋詁文亦可證明監本誤作病

言其所任之臣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任下有使字案有者非也正義云謂已所任

使之臣乃自文耳非其本有使字考文古本有亦采正義之誤也

乃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宜猶小字本相臺本也彼作如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狂是也

不復詳考善惡更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已

所任使之臣皆為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閩本明監

本毛本不重施順至惡更三十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復衍

却迫罪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罷役正義本是罪字

讒僭是偽妄之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僭當作譖抑正義可證

荼苦葉閩本毛本同明監本葉作茶案浦鏗云茶字誤是也

故此惡行備毛本此作此案比字是也

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垢者土處地中而有垢錯誤耳

則冥臥如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則眠臥如醉是其本作瞑瞑眠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作瞑采正義而為之

箋類等至傲之明監本毛本傲誤效閩本不誤案正義上下文皆作效者易字也今各本箋皆

作效亦誤

詩人善此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善疑言字誤是也

親而切磋之也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磋字是也見淇與十行本正義中

字亦作磋依經注改耳

反予來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赫本亦作嚇考此但當作赫加口傍者依注義以改字耳

赫炙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毛許白反炙也正義云故轉為嚇又云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

又云俗本誤也是其本與俗本同作赫赫也標起止云傳
赫炙乃後改今考此傳當作赫赫也毛意謂此赫盛字即
拒赫字也○按此即北風虛虛也葛屨要要也之例

口距人謂之赫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鄭許嫁

義云故箋以為口距人謂之赫是其本作嚇考此是申傳
赫也之意非箋經中赫字也正義本經作赫傳作赫嚇也
箋作謂之嚇可以知其讀矣但其字當本皆作赫

赫毛許白反光也補通志堂本盧本光作炙小字本相臺

義本作赫嚇也引定本集注作赫炙也今經注各本皆作
炙之所自出也釋文本當是赫光也與定本集注正義本
又各不同諸本所附得陸氏之舊其作炙字者經後人以
經注本字改之耳

則將有人伺汝之閒暇誅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暇
不為閒暇當作得正義讀閒為閒隙

諒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諒作涼案涼

未嘗改其字正義云諒信又云以諒為信乃易字而說之
之例依以改箋者非

互相欺違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互作工

遂用彊力相尙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

是也○毛以職競用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行
明監本毛本不誤下章正義○毛以職盜為寇同

涼曰不可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

釋文云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詩經
小學云所云下同者即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
傳遂取鄭為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
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為薄不訓為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
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當依釋文
正之

言詎已諫之甚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距作拒案拒字誤也乃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雲漢

遇裁而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裁誤災案正義作災者易而說之也
烈餘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十六字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時旱渴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渴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薦重臻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何罪故以訴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何當作無

言其不恡牲物補毛本恡作悛

其有一曰索鬼神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一倒案倒者誤也其下當有十字

堙少牢於泰昭補毛本堙作埋

類造禴祭攻說閩本明監本毛本攻誤政案山井鼎云下政說用幣宋板同誤亦當作攻是也

蘊隆蟲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溫字定本作蘊以宛正義考之當云蘊字定本作蘊

雷聲尙殷殷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雨雷之聲尙殷殷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殷其雷正義引與一本正同或其本當爾

爾雅作爨補通志堂本同盧本作爨云舊譌從蠱今改正釋文按勸云小字本所附亦作爨不誤

耗斃下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耗作耗案耗字是也詳詩小學

奠瘞羣臣而不得雨

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神字是也

熱氣熾熾然

明監本毛本熾熾誤蟲蟲閩本不誤案以作熾熾者蟲熾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耗敗天下王地之國

補案王當土字之譌毛本正作土

暑熱夫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不同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

熾蟲是熱氣蒸人之貌

補案蟲當作熾

蘊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

閩本明監本毛本蟲蟲上衍而字案蟲蟲當作熾熾十行

本上句剗去者一字當是因有衍而下句甚下脫於字刪而未補也輒添而字者非
瘞謂堙之於土補毛本堙作埋

兢兢業業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兢兢本又作於正義云釋訓云兢兢戒也是其本作兢字考文

古本作矜采釋文

靡有子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誤子後改子

子然遺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子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考此傳

本云無子然遺失也六字一句讀乃摠說靡有子遺也定本集注非是考文古本采正義有無字而加於遺字上誤甚

狀有如雷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如作有考文古本同案如有是也

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疑當以字誤是也山井鼎

云宋板疑作以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無有子然得遺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滌當作漏下文謂無有子然得遺滌是其證山井

鼎云宋板滌作漏當是刻也

故為戒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恐誤戒是也

業業危釋訓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文誤云是也

言我無所庇陰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庇陰作庇陰陰下有而字考文古本有案

有者是也釋文云庇本亦作庇陰本亦作庇陰考桑柔箋當作陰正義當作陰今正義亦作陰依注改耳

正義曰宣王立

補毛本立作言

如惓如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如惓音談燎也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正義云定本經中作如

惓如焚是正義本經中作如惓如焚也詩經小學云章懷注章帝記引韓詩如炎如焚作炎為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惓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惓是其明證

憂心如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薰作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注及正義中仍作熏釋文以如熏作

音薰字非也考文古本作薰依上正義中引爾雅薰也而為之耳

焚本又作樊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樊作樊云舊譌樊案說文樊燒田也據改正釋文按勘云樊字是也

小字本所附是焚字

毛讀為憚丁佐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佐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例如此也

故讀為憚徒且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徒且反三字當旁行細書

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

閩本明監

本毛本上而字誤為案此言而害益甚上六字不當重十行本復衍耳閩本以下改而作為以遷就之者誤

似見其甚於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似當以字誤是也

敬恭明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箋云天曾不度

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則作明神者是也

師氏施其兵小字本相臺本施作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正義中同案釋文云施本又作弛同考文古本作施采釋文

人無賞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又無賞賜是人當作又乃形近之譌又者又上祿餼不足也考文古本作又采正義其云宋板同者必山并鼎誤

所以令汝窮困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哉當作者

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補毛本衣作不案不字是也

謂之兼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兼作歉非也案兼當賺字之譌

天子日食太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少誤太非也周禮是太牢與玉藻不同鄭志有此問在鴛鴦正義中浦失考

三穀不升去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去下浦鏜云脫雉字是也

權時救其人急若明監本毛本人誤太閩本不誤案若當作苦形近之譌

令我心安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令心作音是其本無我字正義云其令我心得安或自為文也今無可考

因而意咸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意誤咸案咸當作感此欲改咸字而誤改意字也

汝等亦當去天無羸閩本明監本毛本去誤法按所改是也

傳嘒眾至假至○正義曰閩本重假至以下至星貌十四字明監本毛本初刻有後剗去案山并鼎云校宋板文當相接非有關誤是也

令以毛無別補毛本令作今

雲漢八章章十句各本同案此誤脫今補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六十一

卷之十八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疎也甫本

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

疏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

復音服又扶又反褒保毛反。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為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侯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臯陶益士

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
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士亦為褒崇也天下復平
能建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懿言宣王之美其褒賞
申伯乃叙此篇之意經入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
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實也。箋尹吉
至國名。正義曰六月言宣王比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
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之卿士
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
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厥尹楚官多以尹為號左
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
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
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為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
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嶽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
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
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
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
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
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
胄。嶽字亦作嶽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嶽功德也駿音峻

守音狩本亦作狩
夏戶雅反下同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
翰申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
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

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
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旦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音
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且反扞戶
且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
疏崧高至于宣。正
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與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
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嶽降其神靈和氣以
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
神祀故祐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
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為周之卿士楨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
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
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崧高至大
功。正義曰崧者山形棟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名云崧棟也
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
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嶽也嶽功
德也風俗通云嶽嶽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
天子巡狩至其下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

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
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
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
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
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
靈和氣以生申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
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
者以堯之庭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
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
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
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
岳恒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
岳恒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
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
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冀州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
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荆
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
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
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有為岳之理鄭錄此

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
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
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
山與岱衡恒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令司樂職
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謂之
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
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
是定解也或以為難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
周家定以岳山為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
禮而以華為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
已所都以華為西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
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
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
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
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
山為北岳崧高為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
此五者永為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為
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此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
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
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者皆山

詩流十八之三

三

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見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

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摠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與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徧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摠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箋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雅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辨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為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岳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為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

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猶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箋申申伯至言之。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為周之楨榦之臣謂為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意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襄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曠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曠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

孔子問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

壹壹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故耳。謝周之南國也箋云壹壹勉也績繼于往于於法式也。式。壹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人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收大其邑使為侯伯故云然。壹亡匪反績祖管反韓。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

邦世執其功

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反。○申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

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壘壘至云然。正義曰：壘壘勉也。續：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下于為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太宗伯云：入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大其

邑，或亦夢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為事。箋之往，至子孫。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王命申伯

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

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王命

傅御遷其私人。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命王

至私人。毛以為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南方之

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
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
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稅也王於
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
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
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
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
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
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為定耳王親命之亦謂
告語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
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
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
箋治者至賦斂○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為稅名此從傳為
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也地官小司徒職
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為國
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
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
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
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是之謂

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為等級以授民也定
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
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
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家臣○正義曰王之
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
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
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
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
遷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御至冢宰○正義曰三公有大
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儻
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也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
倣作也 箋云申
伯
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倣本又作併尺叔反
錫申伯四牡躡躡鉤膺濯濯
錫美貌躡躡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
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苑亡角反躡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士學反樊步

丹反為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于為反。疏。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躡蹻然而強壯，又賜以首飾，之金鉤在膺之契，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傳傲作。正義曰：釋詁文。箋：申伯至所處。正義曰：亦訓功為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傲，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傲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廡庫，無所不為，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所處，廟神亦有寢，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藐藐至光明。正義曰：鉤者，馬馵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中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如上公。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

圖爾介莫如南土

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

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介圭以作爾

寶。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往近

王舅南土是保。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

音疏。王遣至是保。毛以為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

記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

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

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

之辭。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

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

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

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

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

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

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

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辟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傳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申伯信邁王餞于郟○郟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郟云○餞賤反沈祖見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郟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

王命召伯徹申

之所至時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疆居良反時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糗音張邁市專反委於偽反○疏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積子賜反○疏王王告語復重心問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郟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時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俗本時作時者誤也○傳郟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箋邁行至郟云○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郟解其得餞郟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郟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周受命是為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箋還南至于謝○正義曰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

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錢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箋糗糧至之行。正義曰糗糧式用釋言文選速釋詰文治申伯士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其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遣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市廬有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閒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時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

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番周邦咸喜戎有良翰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不箋云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不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協句音塞徧音遍下同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疏申伯至是憲。毛以為此言申伯言為文武之表式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番

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為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丈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戎為汝為異餘同。傳番番至喜樂。正義曰以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為勇武貌箋云威武義亦同也以申伯為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摠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女功受州牧之祀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

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
不馳曲禮文。箋。徧至之言。正義曰周匝是徧之義故為
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
新為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
不同。傳不顯至有武。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
申伯為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
人為表式箋以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
其略故申成之。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
于四國。箋云採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採本亦
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尹吉甫
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
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
之令以為樂。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
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申伯至申伯。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摠歎其
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
直之德採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
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

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
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
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箋採順。正
義曰易稱採木為末謂屈撻之也有不如意採之使善是為
順之義言採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
耳。傳吉甫至贈增。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
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
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
義故以肆為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
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箋碩大至為樂。正
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
使之自強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
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
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
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
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疏

肅民入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肅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者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使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入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入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蒸，眾物也。天賦民性，好是懿德。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彜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眾民也。

子生仲山甫

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眾民也。

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眾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好。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子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興之。傳：烝眾至懿美。正義曰：烝眾則法夷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為事。箋：秉執至之人。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行，情為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

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
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
左傳之注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
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
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
云是其正彼後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
之別出已情為怒聞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為
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
天天下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
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
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為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
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
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
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
不以為惡但識鑒不同謂為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
者也且民之愛君為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而
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
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
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
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

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
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箋監視至聰明。正義
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
下為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
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
王為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
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
同引之者証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
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為
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天為之
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
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為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

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

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

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賣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

疏

仲山甫至使賦。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為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興周室。傳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詰，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箋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王命仲山甫式為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

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辟音壁。

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

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出納並如字。納疏：王命至爰發。毛亦作內音，向喉音，侯應對之應。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為所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而國政教明美，所為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為異，餘同。箋：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為至忠也。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

異。箋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為王口所自
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太宰職曰王視
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
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
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
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
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下諸侯
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
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否音鄙惡也注同
舊方九反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疏 肅肅至一人。正義曰肅
一人斥天子。莫音暮。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

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邦國
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
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
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

卧非有解倦之時以常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尊事此一人之宜王也 之 箋云柔猶濡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

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彘昌鏡反本又 維仲山甫柔亦

作脆七歲反彘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 不如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

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
堅剛者則吐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
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
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
善之不侮不卑不欺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克之
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名為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 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

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
與倫匹圖之而未能夠為也我吉甫自我也。輶餘久反又音

由鮮息淺反我義毛如字宜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豉反

之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裒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裒職

者不政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裒古本反冕服名

疏人亦至補之○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

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

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

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裒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

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為匹愛為惜為

異餘同○箋輒輕至自我○正義曰輒輕釋言文儀匹釋詁

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

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

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

為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

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

有倫是怪其所此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

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

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之言故為惜也惜其無助則為

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恫惜之言故為惜也惜其無助則為

嘆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薛

為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裒至補過○

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裒之意以衣服

之中有裒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裒以表君也若然天子

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觀禮謂裒冕為裒冕而言上服者以大

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

以裒為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裒職之人過也宣

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裒職至山甫○正義曰

裒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裒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

為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

輶之祭也懷私為每懷仲山甫犯輶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

衆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

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輶步葛反道

也祭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
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
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同疏山
通本亦作偪彼側反隘於懈反菑側其反臨菑地名疏山
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
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間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
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
行非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
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
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
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
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
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
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
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
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也○箋祖者至於事○正
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軼而祭也每懷靡
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

破之云懷私為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怨
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箋破和為私以申傳
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
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
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
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菑○正義曰下言祖齊故知東方齊
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
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
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
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
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
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為行貌馬動
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
則鸞鳴故言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
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四牡駉駉八鸞喈喈
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駉駉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

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用是疾歸○駉求龜反喈音皆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

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疏四牡至其
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駢駢然壯健入鸞之聲啣啣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傳駢駢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過速即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過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箋穆和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崧高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三公下疑脫者以三公四字是也

皆以賢知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知音智本或作哲正義本是知字故易為智字而說之

維是四岳之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岳當作嶽此寫者以岳為嶽之別體而改之耳下同

王者當謂之變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作為案所改是也

言北岳降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北當山字誤是也

張揖廣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雅誤推是也

明不徧指一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徧恐偏誤是也

是功德為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德當得字誤是也

箋云庸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庸下
止云箋庸勞是其本作勞也

牧手又反又如字補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按勘云按牧
與正義本作井收絕異也後人用正義改大字耳井收謂

井田所收也

二王治事小字本相臺本二作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此寫者以二為貳之別體而譌也

箋治者至賦斂閩本明監本毛本治者誤徵治斂作稅
案稅字是也

俶本又作併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併作併云
併舊譌併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併恐併字

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廟下浦
鐘云脫神所處三字是也

往近王舅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
起止云傳近已下云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

近故轉為已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云近音記六經正誤云
說文作劬今作迓音記字訛作近不敢改其說是也釋文當

本作迓今亦作近者後人改之耳近不得音記段玉裁云此
借迓為已詳詩經小學正義本唐石經皆誤也

箋云近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近下
云毛已也鄭辭也是其證正義本未有明文

今無可考段玉裁云此傳謂迓者已之假借箋申之曰已
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見王風鄭風箋蓋已記忌迓其
五字同已仍作近誤

特言賜之以作爾閩本明監本毛本爾下有寶字案所
補是也

以峙其粳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損案此正義本也正義
云俗本時作時者誤也釋文云以峙如字本又作

峙直紀反兩通時即時字之譌正義之意以為峙具字不從
田故曰誤

贈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凡贈遺
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則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

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
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考渭
陽傳云贈送也此傳亦然故箋云送之也女口雞鳴韓奕
箋皆云贈送也集注本非當以釋文本為長。按舊按未

確

○烝民

夷常懿美皆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彝案所改非也依此當是正義本經是夷字與孟子所引同潛夫論亦引作夷故又破爾雅彝為夷也釋文唐石經皆作彝與正義本不同耳閩本以下改去此夷遂不復有知正義本作夷者矣

云是其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六字誤是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文誤是也

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政作致為是是也

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有人字案所補是也

茹者敢食之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敢恐噉誤是也

我儀圖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云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考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為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為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

正陳車騎而人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疑止字誤是也泉水正義作止

而經破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經恐徑誤是也

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知字誤是也

以慰其心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其誤我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千八之四

六一

秦國舊地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梁山於韓國之山最

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
 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
 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
 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
 奕然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音翼騷素刀反動也祚祖路
 反。疏。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正義曰韓奕詩者尹
 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錫命諸侯謂賞賜韓
 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
 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
 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也三章言
 公侯得賜而歸國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
 章言欲得命歸國施政事既美其人言況及之主為錫命

而作故序言錫命以摠之。○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知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與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

為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此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畧取其意辨其問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甸毛徒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反明貌韓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

義皆同

詩作暉音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

解虔共爾位

戎人虔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

鄭音恭云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庭直也

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榦榦而
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榦古且反辟音壁君也
為于偽反 疏 奕奕至戎辟○毛以為此奕奕然高大之梁
楨音貞 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
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
命為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
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
也當早起夜臥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
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榦榦有違道不直
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畧也○鄭以
甸為巨甸之甸戎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
汝職以助汝君為異餘同○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
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云甸
治大禹之功而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地
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木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

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
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
固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
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亂比治水也○箋梁山至侯伯○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
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
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傍
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
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
禹甸之下云會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
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
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
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居禹所治之
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
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
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
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
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
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巨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

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傳戎大虔
固共執○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
執也○箋朕我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
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
○正義曰
釋詁文之

圭入覲于王
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
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

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
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

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通反下同黑水西河一本黑上有書
曰二字璆其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

玲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
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

王錫韓侯淑旂綬章

簞第錯衡之袞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鞞

革金厄
淑善也交龍為旂綬大綬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
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鞞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

覆式也厄烏蠲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
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鞞

弗漆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

之今當盧也鞞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綬本

亦作綬毛如誰反鄭音雖鞞徒點反第音弗錯七各反雜也

沈采故反寫音昔鏤音漏錫音羊鞞音郭反皮去毛曰鞞鞞

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軌胡肱反又革三同幘莫歷反一音

蔑本又作幘同鞞音條鞞革謂轡也厄於革反蠲音蜀爾雅

作蠲蠲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晞字為于為反朝

直遙反藩方袁反本作蕃同樊步丹反搯於革反一本作厄

疏
四牡至金厄○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

形甚長而且高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

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覲之

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

竿其上又有大綬以為表章以方文漆鞞為車之蔽錯置文

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

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

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鞞於軾中虎皮淺毛

鞞覆其軾鞞皮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蠲言

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

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王大圭

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
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益之以此為異餘為
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為
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為見也毛於崧
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
將欲入覲非正行禮則上言韓侯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
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箋諸侯至
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
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駮異義云朝
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
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
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
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
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四時無正文
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
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
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

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
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
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
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
朝必以春魯在東方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
祭也箋以經再云人覲故分之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
覲于王為行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東帛加璧庭
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東帛加璧庭
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
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
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二為二以備三享
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
云善其尊宜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
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珉珉珉也引此者以
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
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為眾寶
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則箋本云雍州琳珉
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琳珉珉珉
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畧畧言所至
地形不可知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

詩疏卷之四

五

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
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
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
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
善至烏蠲○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為旂司常文綏大綏
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
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
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
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
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
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為
鞞中蓋相傳為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央
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鞞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玉藻
言羔幣鹿幣春官中車言犬褊豨褊皆以有毛之皮為幣此
云淺褊則以淺毛之皮為褊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
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為
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褊與天官鞞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
鞞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鞞為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
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帶前授綏而云拖諸帶明在鞞上
故知覆鞞也禮注謂之覆鞞鞞即鞞傍之立木此褊亦覆之

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鳥蠲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蠲
韓子云蠲似蠲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
厄蟲然也○箋王為至楹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為
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
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
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
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
云綏章謂有采章也弗者車之蔽篔者席之名言篔弗正是
用席為蔽而知漆篔以為車蔽者以中車云王之喪車五乘
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
漆為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藩所乘也
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弗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鉤膺樊纓者
以膺文連鉤與巾車注云鉤婁領之鉤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
即樊纓是也中車注云鉤婁領之鉤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
馬大帶纓今馬鞞鉤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案
釋言云鞞屬也郭璞云鞞音狸舍人曰鞞謂毛也屬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屬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馬之帶
鞞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
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
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

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
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案巾
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非
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
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倕革謂轡也此不
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
纏搯之往往者言
其非一二處也

清酒百壺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
犯轅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
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畱於是也顯父周之
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

藪菜殺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魚鼈
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蒻也
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
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看戶交反本
亦作穀同包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減反藪音速筍字或
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蒻音弱膾占外反

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且子
餘反又七救反胥思徐反又思呂反
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
祖道之祭為祖若說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
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
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殺鮮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
魚之鱉與可膾鮮魚也其藪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蒻之
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
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
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
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傳
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錢
者當眾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
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
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
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
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
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

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
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
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
酒多之意也○傳蕪菜至蒲蕪○正義曰蕪者菜茹之總名
釋器云菜謂之蕪故云蕪菜殺對肉殺故云蕪殺謂為蕪也
若平常蕪亦兼肉故周鼎卦云鼎折足覆公蕪鄭注以蕪
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荀蒹是蒹有
荀有蒲也言荀竹蒲蒹亦謂竹蒹深蒲但傳文畧耳○箋包
鱉至曰乘馬○正義曰案字書魚毛燒肉也魚蒸也服虔通
俗文曰慘煮曰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蒸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
皆作魚然則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
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以見新殺也荀竹蒹釋草云孫炎曰竹
初萌生謂之荀蒲深蒲謂蒲蒹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蒹始
生水中心是也陸機疏云荀竹蒹也皆四月生唯巴竹蒹八月
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鶩以苦酒鼓汁浸之可以就酒吸食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蒹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鶩而
以苦酒浸之如食荀法是說荀蒹蒹蒹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
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殺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
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

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
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
箴膏盲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
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
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
餞之下文與其殺其蕪相類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
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箋
箋且多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
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
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
籩豆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
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蹶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
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
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莒直例反梨
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莒君號也
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也箋

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諸娣從之

猶榮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鏞

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

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然鮮明且衆多之

貌○娣大計反妻之弟爲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豆

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作回顧

道如字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爲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

又音導疏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

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

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

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

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

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然如雲也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

之耳○鄭唯以汾王爲居汾水之王爲異餘同○傳汾大至

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

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見

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箋汾王至尊貴○正義曰箋

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

于燕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

上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

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

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

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

子爲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

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

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

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傳祁祁至

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

詩疏

九

言可以兼姪姊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顯之則於禮
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
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
顧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蹶父孔武
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
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為韓于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
乙反又音信相息亮反注同樂

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箋相視至最樂
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
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
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
邦作者為與奪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鱣甫甫
勢見深美之言耳

鹿鹿嘯嘯有熊有熊有貓有虎
然大也嘯嘯然

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
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訐訐甫反魴音房鱣音序應音
憂嘯愚甫反本亦作廢同熊音雄黑彼皮反貓如字又武慶
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羈毛曰魴貓魴音仕版反慶

既令居韓姑燕譽
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
力政反善也燕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

彼韓城燕師所完
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韓於顯
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植○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
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

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
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
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

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則由中國其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則由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費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揔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爲撫謂撫柔之也○箋韓侯亦由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東遷○正義曰以韓侯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貊貊即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制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

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井州言受王畿北面之蠻國當是井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與復先祖之功揔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井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強故知爲獫狁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實壙至其壑○正義曰壙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即城下之溝釋言云墜壑也舍人曰墜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墜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墜注亦云墜壑也○箋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

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
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是
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
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殫又近於此
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斂使如故
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
自微他國當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
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
○傳貌猛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貌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
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貌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
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
而羆理不如熊白美也羆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貌
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
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
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

召公召穆公也名疏江漢六章章八句至淮夷

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宜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
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宜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
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將使將
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
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
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
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
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江漢

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浮浮衆強貌滔滔廣

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
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
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
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滔刀反浦音普
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既
亦作順流爲于僞反下主爲同竟境本亦作境同○既

出我車既設我旃匪安匪遊舒淮夷來鋪

鋪病也箋云車

戎車也烏隼曰旗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戎車建旗又不
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鋪音吳反○**疏**王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
徐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
親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
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爲淮夷來討伐
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
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旛以往對陣戰
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爲淮夷而
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浮浮
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
東流是爲武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洗洗與此滔滔相類傳
以洗洗爲武衆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故侯
苞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
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左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
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在淮之左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
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
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名
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漢

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
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
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
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
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
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
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
得云順流下者命將帥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帥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
亦東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
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
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
至此之辭今命將帥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
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鳥隼曰旗春官
鋪作痛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隼曰旗春官
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旗
明至境之後出車建旗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
至期日而出車建旗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

詩疏卷之四

去

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

方告成于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

傳遠告功於王湯書羊反洗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

戀反以車曰傳遠其據反以馬曰遠鄭注玉藻云以車馬給

使四方既平土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

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爭爭鬪之爭

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

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洗洗然武壯者

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

成功於宜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

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

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冀

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箋召公至於王

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

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

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

克勝使傳遠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遠之臣注云傳遠以車

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遠疾故謂之傳遠也知

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

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之漑王命召虎式辟

四方徹我疆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

漑水涯也式法疾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

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

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

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禮所
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
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
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
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
澗水至此言者○正義曰澗水厓釋水交疾病釋詁文棘急
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
不妄殺以爲功不誦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盡其
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爲者廣匪疾匪棘
其事非一故以爲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
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
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爲二事矣
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
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
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
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
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
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
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微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
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

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
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爲已蹙矣何休云
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
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
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
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
依此疾棘爲次耳○箋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
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
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
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
之本或往于下于於二字有者非衍也○王命召虎來旬來
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非衍也○王命召虎來旬來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
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
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
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字
鄭音賚下同旬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且反又音寒徧
音遍下同夷音釋爲于無日子小子召公是似肇
偽反下爲虎爲其同

敏戎公用錫爾祉

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
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肇音兆韓詩云長也
祉音恥福也大謙音泰
疏王命至爾祉○毛以為王以召
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偏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
命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
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
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
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甸為營宜為徧戎為
汝為異餘同○傳甸徧至康公○正義曰甸徧釋言文彼甸
作徇音義同為既以甸為徧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
也召公召康公嫌是召虎故辨之○箋來勤至勸之○正義
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
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
召虎稱其功勞則來甸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甸不
宜亦訓為徧甸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甸謂勤勞於

告于文人

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眾國以統上二文也○傳肇
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
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
德有敏德是敏為譏解之疾也
格爾圭瓚秬鬯一占
告于文人
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
人也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
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釐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早反秬音巨鬯
勅亮反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錫山土田于
周受命自召祖命
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
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
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疏釐爾至萬年○正
社此言賜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
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占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

詩統卷之四

七

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
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
于岐周之地受主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
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臣
蒙君恩無以報荅故願君長壽而已。傳釐釐賜至之人。正
義曰釐賜釋詁文和秬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
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
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
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禮緯有秬鬯之
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
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
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
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
左傳皆云秬鬯一亩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自賜時
未祭故自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
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
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
秬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
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

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秬者以鬯人
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
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杯
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
稱鬯者箋說為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
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
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
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
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
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
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箋周岐至就之。
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
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
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
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
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
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
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
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
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

子之地故因雷其廟為別廟焉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

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

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

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休許虯反聞音問施如疏虎拜至四國。毛以為上既受

字爾雅作施式氏反疏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

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

天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

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

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此今

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

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傳對遂至矢弛。正義

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

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箋對答至下是。正

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詰文作

為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命之

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
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長風集

禮記卷之四十四
禮記卷之四十四
禮記卷之四十四
禮記卷之四十四

黃中模采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韓奕

所望祀焉

閩本明監太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所作祈考文古本同案所字誤也

錫謂興之以物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作與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宋板與作賜其實不然當是

剗也

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

閩本明監本毛本公作諸案皆誤也當作韓

卒章言欲得命歸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欲作其當是剗也其字是

是此韓爲之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爲作萬當是剗也萬字是

定貢賦於天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此箋意謂貢

其賦不謂定其貢賦也當以無者爲長

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之

補案之字衍也。闕本明監本毛本文下衍也。字

琳字又作玲

補通志堂本盧本玲作玲案玲字非也說文玲聲從玉合聲玲玲堦石之次玉者從玉今聲二字顯然分別陸氏引鄭注尚書云美石正與說文玲字義合

鉤膺鏤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明監本毛本錫該錫餘同此

擲鞞淺幘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幘後改幘案五經文字集韻二十三錫皆作幘此釋文云幘本又作幘曲禮素篋釋文云本又作幘二幘字當本作幘為張參了度所據也。按正字當作借假借幘字為之幘从巾叢聲五經文字體譌舊按非也

厄烏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厄烏蠲音蜀爾雅作蠲又云沈音晝段玉裁云烏蠲也下云烏雅釋名謂之烏啄古蠲啄通用沈重音晝是也正義牽合釋蟲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陸氏雖誤引爾雅蠲尚未譌為蠲鄭士喪禮注云今文輓為厄此可見輓為正字厄為假

借詳見詩經小學

又苾三同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又作苾王同云舊脫作字王誤三今從毛居正改案六經正誤云又作苾王同欠作字王同謂王肅本與此同作三同誤與國本作王同其說最誤此陸說字之或體與王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得謬加附會與國本乃誤字耳上云亦作軫軫此云又苾合而言之故曰三同小字本所附亦作三不誤

善旂旂之善色者也

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車上疑倒也

說文云鞞革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鞞當作鞞上下文可證載驅正義引作鞞

顯父周之公卿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王使卿士之顯父又云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

周之卿士也是公卿當作卿士

又七救反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相臺本所附救作敘敘字是也有容且七序反是其證小字本所附仍誤救山井鼎云初疑救字敘誤及按元文亦然者謂通志堂本

筍竹萌釋草云

補毛本云作文案所改是也

鬻以苦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鬻誤鬻下同是

箋箋且多至其多

補案箋箋當衍一字

黎比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黎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正義本是黎字案此見左襄十六年傳今杜預注本作犁釋文云徐力私反一音力兮反犁黎皆通用字也

顧之曲顧道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曲為一本作回顧段王裁云曲顧見白虎通列女傳淮南子注是也六經正義云顧之猶顧蓋曲誤為由由又轉為猶當

改作曲以諸本皆誤未有善本可證姑仍其舊依此是宋時監潭撫閩蜀本皆譌作猶字今之宋本因毛居正據正義釋文論之而改正也又云道義者謂引導新婦之儀如此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迴當作曲正義下文可證

傳音以墳汾音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音字當作意形近之譌

正義曰箋口汾

補毛本口作以案以字是也

專以汾王為大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專誤傳

而言韓侯顯之

補案顯當作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顧

及升車授綬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綬恐緩誤是也

當最敵取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當取其敵匹錯誤也

鹿嘯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嘯嘯本亦作麋同吉口釋文云麋慶說文作嘯唐

石經彼經作慶此經作嘯本諸釋文也正義本此經亦是慶
字與吉日經同即亦作本也彼正義云慶慶多與韓交同
則傳本作慶字又云此慶不破字則鄭本亦作慶也是其誤
考吉日傳慶慶多箋易之云麇牡曰慶而此傳不復易者
以其文同從可知而省也毛詩字本用嘯慶牡曰慶亦當假
借此字故說文鹿部無慶是其實二經皆當作嘯
為猥狁所逼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為猥夷所逼又
釋文云允如字本亦作狁與正義本不同

實畝實藉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藉作籍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正義云定是稅籍又云公羊傳曰什一而
籍是籍為稅之義也是正義本作籍字詳載芟序

所受之國多滅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受
作伯考文古本同案伯字是也

又今百蠻追貊補毛本今作合

邦晉應韓補明監本毛本邢誤邢案邦當作邢形近之
譌

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下
當脫因字重貊字衍

獫狁之最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獫夷夷之
最彊脫誤也

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
韓之所部又近於獫夷錯誤也

其子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穀誤穀是也

○江漢

使循流而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循流如字本亦
作順流正義本是順字

據至其境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境作竟
案竟字是也境是正義所易今字

竟竟境補通志堂本虛本作竟音境案音字是也

其日出戎車建旗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日作日閩本
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日字是也

而淮夷為國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淮夷下當有與
會是淮夷五字因復出而脫也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為躁字則慘非也釋文云非可以兵操切之也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躁音早報反考此箋躁切即于風箋之躁感急字乃兵字之誤不當二字並有正義本無切字讀急躁之連文者非

于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依此各本有者皆誤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切字衍也下文急躁之凡三見此合併以後人用經注本添耳

彼棘作械音義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械誤械是也

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非讀下屬上於二字斷句

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者是非衍也六字疑誤衍是也皆有當作皆無

為既以句為編閩本明監本毛本上為字作毛案所改是也

錫山土田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錫下旁添之字山下旁添川字土田下旁添附庸字案釋文云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又正義云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

毛傳皆有附庸二字依此是傳亦有本無附庸者釋文或本常如此故不云因傳加

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誤和是也

以黑黍和一稔二米作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和恐秬誤是也

矢施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施作弛案釋文云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云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施唯定本乃作弛耳孔子問居引此經皇本作施載釋

文其實施弛古今字見周禮小宰等注泮水鯨弛貌釋文云施貌式氏反本又作弛同正義中作弛亦可證也
對成王命之辭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有誤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傳對遂至矢弛

闕本明監本毛本弛作施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因

卷第十八之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然

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釋音亦騷素刀反徐音蕭

疏

常武六章章八句至

為戒然○正義曰常武詩者名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剪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鄆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者至

釋騷。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
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
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赫赫明明
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為
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

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大師皇父

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

因有世功於是九顯大師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

赫太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太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同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

中軍之將尊也。警音景掠音亮

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今命卿士南仲

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太祖之公者皇

父使之監撫軍眾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

我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

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

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

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

大祖者太祖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

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勅之以此為異餘同。傳赫赫至

太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

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

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

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太師謂命此皇父為太

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

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

之廟始命以為太師其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

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

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

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

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

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

兵也。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

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

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
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
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太
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
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
且古之命將皆於廟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
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
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
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在此之先若
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連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
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
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
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眾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
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
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
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摠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
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
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
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曰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

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不
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
懼而處之不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
得與鄭同也

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

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
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眾左右陳列而勅
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
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觀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普涯也
說文云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
水濱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
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
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為之于偽反下
為其同將子**疏**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
匠反下同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
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
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力而為行
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屋省視此徐
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上之人我兵之來

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
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
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尹氏至浦厓。正義曰以王謂之
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為此官始
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
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
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
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厓一物故云浦也。箋尹氏至誓
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
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
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
而大夫是其摠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
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
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
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
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
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其徐當謂徐州之地

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
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
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
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畱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
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久畱處而擾亂之立三有
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
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
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
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而立之或謂民得就業。
箋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
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
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
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
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雨
無正云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赫赫業
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赫赫業
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
匪遊徐方釋騷
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
以敖遊也釋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驛王之

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
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
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
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釋音亦鄭作驛音同謂
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
譚徒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丘勇反下同
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箋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
以驚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
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霆音庭
疏
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勅
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
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
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
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
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
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
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
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
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
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

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騷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
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
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
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
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敖遊繼
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釋駢動皆
釋詁文○箋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
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
之為紹訓之為緩言釋駢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
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
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
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
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
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
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
虎之自怒虓
然濱涯仍就
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
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陳屯其
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
如怒一本此爾如字皆作而闕呼減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

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箋：暉暉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類擊擊眾鳥者也。故傳以為擊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眾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致其流，取其盛大耳。傳：絲絲至濯大。正義曰：絲絲舒緩之意，故為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詰文。箋：王兵至必勝。正義曰：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王猶允塞何國以疆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徐方既來
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謂善戰者不陳。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陳直刃反下同。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庭來王庭也。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箋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 王猶至還歸。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猶謀。正義曰：釋詰文。箋：猶尚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卬音仰，此及召曼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疏 瞻卬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至大壞。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

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摠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瞻，即昊。

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昊，天斥王也。填，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昊，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

收，靡有夷瘳。瘳，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箋

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旨王所下大惡。瘳，側界反。字林側例。疏反。蟬，木又作蠹，音牟。屆，音界。罟，音古。瘳，勑雷反。卒，尊忽反。疏瞻，即至夷瘳。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

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為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為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安。○傳：昊天至填久。○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天，以異其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填與塵同，故以為久。○箋：惠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為政不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為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瘳，病至瘳愈。○正義曰：瘳，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瘳，音義同。若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瘳。瘳，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亦止也。○箋：屆，極至大惡。○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

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蠹賊者害禾稼之蟲。蠹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蟲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蠹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良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為自誤也。

人有士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箋云：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收拘收也。說赦也。說哲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

夫成城哲婦傾城。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傾城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如是也。謀慮乖離，則丈夫亦傾城。幸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懿厥哲婦為梟為鴟。箋云：懿有所智，皆將亂邦也。懿厥哲婦為梟為鴟，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

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

疏箋：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噫字聲反，語魚據反。

義也。箋鞠窮至不信。正義曰：鞠窮釋言文讒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潛為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佞人似智，奸人亂德，皆自以為善，此刺褒似自以為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不信，所以至亡而不改也。傳：息至之至。正義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為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苴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為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絃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禕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絃，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秉未，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藉，是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摠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

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甸，言甸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二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甸有三尺，七尺曰甸，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甸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甸，是甸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碎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畱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

於川文承大明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
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
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
食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
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
於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
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
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禕者彼
注云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
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禕也
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
禮奉繭之世婦也縹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綈也几
縹每綈大摠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
夫人親以手摠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
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箋識知至於利。正
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
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

刺責富福狄遠
忌怨也箋云介

天何以刺

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
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
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舍音捨
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
反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類
殄盡瘁病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
微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
邦國將盡困窮。弔如
疏 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別
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解餘皆同。傳刺責至忌怨。
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
神之所加故以富為福也毛讀狄為逃故為遠也則介當訓
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
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介甲至叛違。正
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
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
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
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
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
何在神上天者羣臣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

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肯從邪，故為王所怨。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詰文。箋：甲至至困病。正義曰：甲至釋詰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微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天之所悲矣。毛以為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罔，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

云亡心之悲矣

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

疏

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罔，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為寬，幾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渥。正義曰：以優為饒，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箋：優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罔寬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罔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傳幾危。正義曰：釋詰文。上言優者，謂至人身而危。詰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箋：幾近。正義曰：釋詰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也。但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臯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云：臯泉正出涌出也。臯沸其貌，涌泉之源所已怪，何故正當之。臯音必沸音弗。藐藐昊天，無不克葺。藐藐大貌，葺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藐亡角反。

不自我後

箋云：臯泉正出涌出也。臯沸其貌，涌泉之源所

臯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箋云：臯泉正出涌出也。臯沸其貌，涌泉之源所

已怪何故正當之。臯音必沸音弗。藐藐昊天，無不

克葺。藐藐大貌，葺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

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藐亡角反。

鞏九勇反。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後謂子孫也。疏。鞏

至爾後。正義曰言齊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潰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寧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无喪邦國也。箋。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藐藐。至鞏固。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箋。王者至箴之。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民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也

旻病也。召旻上時。疏。召旻七章上四章章七句至之臣。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

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曰。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之意。所欲言無他義也。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

饑饉民卒流亡

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瘖病也。病乎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中國以饑饉。令民盡流移。瘖。厚下喪

居圉卒荒

圍垂也。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疏。旻天至卒荒。正義曰。言比旻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

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
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
致之。箋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
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為斥
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之法厚
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摠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
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
降罪罍承以蠹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
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
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
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
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
連疾與篤為類則威為酷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
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
言疾則為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為行之理未彰故
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
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摠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重賦斂病
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圍垂。正義曰釋詁文。箋
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

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
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以此故
盡空虛以謂。天降罪罍蠹賊內訌。訟相陷入之言也
虐政故也。王施刑罪以羅罔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
爭相讒惡。註戶工反徐云鄭音工爭鬪之爭下同惡鳥
路。反。骨。椽。靡。其。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椽天椽也
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
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
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椽丁角反共音恭注皆同潰
戶對反適音聿一音述奄如字本又作闕遠于萬反近附近
之近邪。疏。天降至我邦。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
似嗟反。疏。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
之法於天下諂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蠹
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
刑餘之人此昏奄椽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
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註潰
以註字從言故知註者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

至潰敗故爾雅以江為潰言內則蝨賊為外故云眾為殘
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為害又自不
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蝨賊內訌是臣之眾殘酷
之人為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
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
天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
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靖謀釋詰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
是夷得為平言平而滅之。傳昏椽至王之國。正義曰解
名此人為昏椽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闢人注云闢人司
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為犯淫罪而刑
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
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椽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
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閔以奄
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
墨者使守門闢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闢人乃是墨者非奄
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闢人上有內小臣下
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闢人與之為類官
居其間則亦奄人也闢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圍遊亦如之注
云圍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圍遊所守門者其官

皆曰闢人是闢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
守內別者使守圍則墨別皆亦為闢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
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闢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
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
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
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
守皆奄為之故知闢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閭親近
人主凡庸之君闢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
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
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
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
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
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
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 臯臯頑不知道也訛訛窳不
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臯音羔爾雅云刺素食
也訛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玷丁簞反窳音庾裴駮云病也
說文云癩也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貶隊
一本又作眾 **詩疏十八之五** 共

云就兢戒也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業如字一音五。疏曰上言小人為謀將答反貶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卑卑然志識頑鈍而不知治道訛訛然在公竄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傳阜阜至共事。正義曰釋訓云阜阜瑯瑯刺素食也舍人曰阜阜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窳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眠。字音。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中浮草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早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謂棲息也。苴士如反槁口老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箋云潰亂也。

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疏。如彼至潰止。毛以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相息亮反。為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逐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之苴言其枯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犬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為彙棲苴謂樹上為異餘同。傳潰遂至浮草。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潰茂至棲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箋春秋早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箋春秋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那潰為國亂之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意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

今之疾不如茲

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彼

疏斯禪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彼宜食疏今反食精

也箋云疏糲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糲而此昏
杯之黨反食精糲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
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糲九糲入侍御
七○糲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
又反下同長如字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作粳音類又音律又所
律反糲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音子沃
反○疏人維昔至斯引○毛以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
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
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
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責
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糲之小人由汝當路以病賢者
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益此亂之事使更
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禪為異
餘同○傳彼宜至引長○正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
疏今食精糲言其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為賜

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為滋滋又為益引長釋詁
文○箋疏糲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封糲則糲於糲也糲於
糲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糲文稱彼
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
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糲昏杯之黨食精也職況斯引
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言主為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
云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糲九糲
入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
十糲二十七糲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
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
此明糲糲於池之竭矣不云自瀕瀕瀕也箋云瀕當作
溲故為疏也池之竭矣不云自瀕瀕瀕也箋云瀕當作
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
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舊云毛如字
鄭作瀕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泉之竭矣不云自
云瀕今瀕則瀕是古瀕字者與音餘泉之竭矣不云自
中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
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薄
斯害矣職兄斯引不裁我躬 箋云溥猶徧也今時徧
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

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王也
裁謂見誅伐。溥音普。裁音災。徧音遍。下同。
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益大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頻當至益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右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故也。昔先王受命，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辟音闢。

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箋云哀哉六反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喪息浪反。疏言日蹙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五句三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一章七百六十九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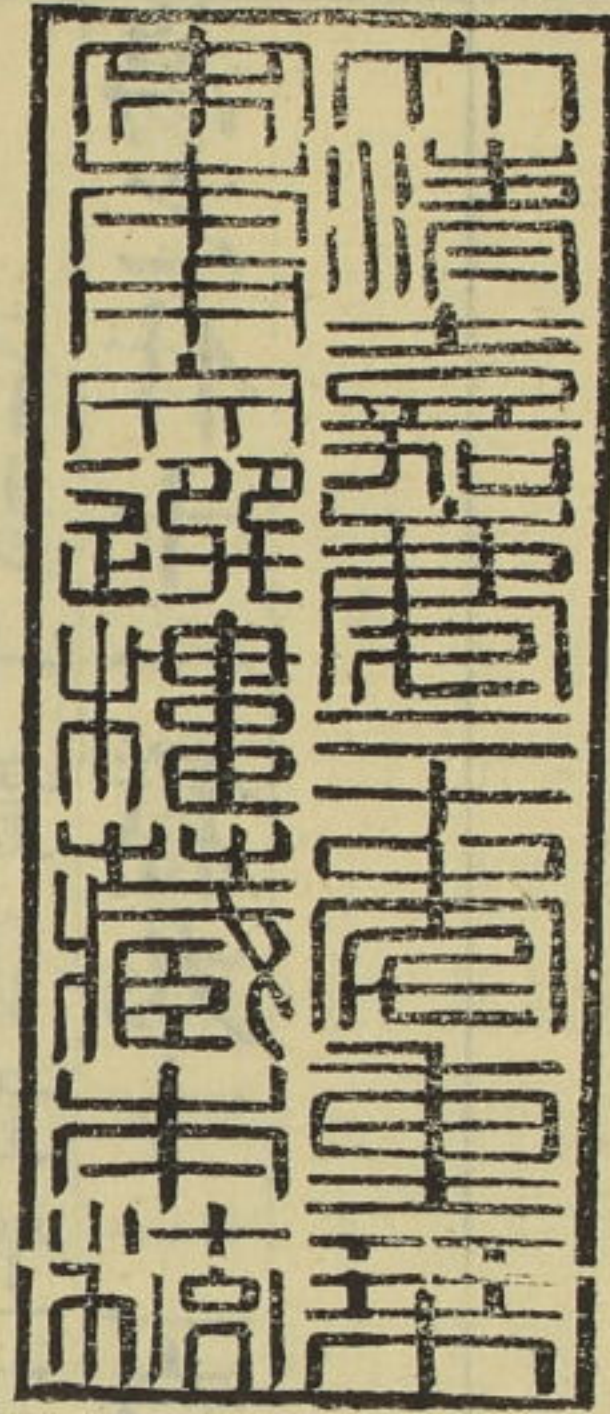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詩統十八之五

九

毛詩注疏



黃中棻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常武

因以為戒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有然字是正義本無標起止云至為戒然當是後添也

既已戒勅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以案上文既以警肅之以亦當作已

於軍將行治兵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軍上於六字山井鼎云疏疊出此注作於六軍將有六字者似是其說非也此軍將二字連文將子匠反下箋云王又使軍將云云又者又此箋也行治兵者謂行治兵之禮正義有明文三字連文也釋文於上章大將下云子匠反第二章注同亦其證古本所采正義乃誤字耳見下

傳尹氏至浦厓

明監本毛本厓誤涯閩本不誤下同案厓字經注本多從水釋文亦然正義中

詩統十八之校勘記

三

多作厓當是其本不從水也考厓爲正字涯爲俗字依經注本改正義者非。按正義之例多以今字易古字此等轉寫有譌亂耳

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六當作云於錯誤耳

大司掌其戒令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司下有馬字案所補是也

舒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文云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考舒徐也與野有死麋傳同定本釋文依爾雅耳當以正義本爲長

以驚動徐國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驚誤震案正義云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又云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是此箋當作動驚下箋云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亦動驚之誤也

如震如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義云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其本經中字亦作如也考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鄭意以爲震怒自是實事不假外象轉經如字作

而說之毛氏詩如而互通鄭但於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餘多不言者省文耳一本乃依鄭竟改經作而似是實非

緜緜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覲作靜考靜字與韓奕傳同釋文緜緜下云覲也正義緜緜然安靜者易覲爲靜而說之耳考文古本誤采正義所易之字也韓奕正義字仍作覲不易當是後人改耳。按毛傳於楚茨闕宮皆曰清靜於韓奕常武曰徐覲曰覲毛意覲與靜有別覲有清麗之意上林賦注曰覲糝粉白黛黑也是也

○瞻印

天王使凡伯來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騁作聘案騁字誤也正義標起止十行本閩本皆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作騁

稱世稱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稱字浦鏗云當傳之誤是也常武正義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可證

其為殘酷痛病於民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病作疾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箋以蝨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此所改也正義上文云其殘酷於民如蝨賊之蟲病害於禾稼乃用病字則下疾乃誤字耳依之改者非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網作罔案罔字是也下箋天下羅罔不誤網乃正義所易今字

此自王所下大惡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自作呂明監本毛本同案目字是也考文古本作因誤甚

臬鴟聲之烏

小字本相臺本聲上有惡字閩本剗入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脫也

借民力所治之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然作田案所改是也

夏官馬質注引蠶云

明監本毛本云上有書字閩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窮作病考文古本同案病字是也十行本閩本正義中標起止云至困病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改為窮

天者羣臣之精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感涕其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出案釋文感涕下云泉出貌乃槩括箋意耳不知者取其改箋誤也

瞻卬七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仰後改卬案雲漢序皆作仰亦非

○召旻

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也案所改非也此亡當作云耳

而近爲行之理未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近字當衍

窳不供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窳音庾裴駰云病也說文云窳也一本作窳正義云說文云

窳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窳人常臥室故字從宀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窳唐人此字從宀也所引說文今無其文正義所據往往非今十五篇說文如第字之類是也窳字出楊承慶字統草本皆自豎立以下即取彼文以爲說耳毛傳當本用窳字

故字從字音眠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字作穴案皆誤也當作宀下音眠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

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上浦鐘云脫茂字又云上

以字當衍皆是也

況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況當作兄正義中作況乃易字耳考文古本經作況亦非

也

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茲作滋丁章箋同考此及常棣桑柔經傳箋皆當兄茲二字正義中作況滋者皆易字也今常棣唐石經已誤況桑柔傳箋各本皆誤滋此箋考文古本又誤采正義字改爲滋也又按此等茲字皆當上从艸下从絲省聲艸木多益也滋字从水从艸部之茲益也今人所寫茲滋皆譌字

池水之溢由外灌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溢作益考文古本益字亦同案益字

是也正義中益字各本不誤

而在故小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作位案所改非也在故當作任政形近之譌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久恐舊誤其說非也於

从二字當衍我下當脫王之二字上衍而下脫耳

音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

是其證也關雎正義云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
臣是也所引不與此同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而本篇乃
作央央下泉大東皆引二之日栗冽而本篇仍作烈是其比
矣良由撰者既非一人六朝義疏本有各家或復存舊致此
歧互耳經義雜記欲依彼正義改此文未為當也

言曰闕曰感

闕本明監本毛本闕誤辟案闕是正義所
易之今字皇矣江漢正義皆可證

